

一支笔

小说精粹

菩提树

(一)

赵希方
编著

品位眼前的每一刻
不放过一点一滴
用心去体会
你会发现这些最平常的
恰是生活中最美的！

吉林音像出版社

吉林大学出版社

一支笔小说精粹

菩堤树

(一)

赵希方 编著

吉林音像出版社
吉林大学出版社

序

每当你可以和三五好友畅谈心扉,可以和他们一起看晨曦或日暮之美,可以碰触到亲爱的人和他们谈笑在一起。可以听见大自然的天籁之音,聆听喜爱的乐曲,漫步于蜿蜒的林间小径,感受清风拂面,哭唱、舞动和鱼水之欢乐等等于此都是美好幸福的。因此品位眼前的每一刻,不放过一点一滴 用心去体现你会发现这些最平常的,恰是生活中最美的!



目 录

目

录

托尔斯泰围巾	(1)
两个球	(89)
快点“站起来”	(90)
有关啤酒鱼的回忆	(92)
面对历史的困惑	(110)
尴 尬	(115)
还 乡	(117)
体验生活	(121)
关于绯闻	(124)
旧事拾零	(129)
Y 先生与我·二战我修飞机场	(134)
上学第一天和墨刺的梅花点	(143)
拾玉镯	(148)
菩提树	(152)
俗从何来	(155)
童心说	(160)
道	(185)
手绢赋	(187)

《红高粱》导演阐述	(193)
给人留饭	(196)
“口出狂言”辩	(205)
老西安	(214)
美国国家书(1987年)	(240)
雁荡杂记	(253)
别路遥	(260)
诗·凉山·吉狄马加	(264)
无法逃避的好运	(273)
欢喜渡	(279)
吃 喝	(286)
韩春旭的散文	(292)
人在江湖	(295)
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	(305)
三张头等舱机票	(308)
小女子大写意	(312)
国庆节忆旧	(316)
与科学相关	(320)
大雁·细狗	(327)
梦中的河	(336)
寂寞书院冷	(339)
寻找有意思的生活	(343)
营 造	(352)
中日电影剧作家研讨会日记	(355)
民间的相册	(365)





简单的生活	(374)
北京现场	(375)
大树和我们的生活	(386)
没有青春	(390)
“弄潮儿”简历	(393)
回望流年	(395)
黄河札记	(397)

目 录



托尔斯泰围巾

菩堤樹

—

天若有情天亦老，这话说得是真狠，每次默默读过，心口必定一阵堵，眼睛缓缓扫过天空大地古今人寰，人却只会久久无言；原来一句话，几个字，也是一种大世面。

少年时候，心与目光，都有翅膀，且直通通地长在外面，看不见自己居住地，一心一意要出门，远方是理想，外面才有风雨和知识，出门才叫见世面。想我十七岁出门，那派干脆利落，那副冷面无情，头不回，心思也不回，一点牵连，半点离情，都是没有的。从此出门，千里万里地远走，一次又一次。只是在远走的过程中，许多疑惑，也就渐渐丛生。释迦说：如来者，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这句话，是要人悟的。多年之后，有一天，忽然发现，自己城市的雨，是最狠的，那是1995年夏天的雨，狠得你终生难忘。想我少年猖傲，野心勃勃，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；奔跑了万千里，蓦然觉出，自己还是走在自己的小路上，绊倒自己的，都是自己的无知。不过，若与这无知有了一次邂逅，人也就平添一次无言之省：原来语和言、文和字，与真实的风雨雪霜相比，风雨雪霜更是一种大世面。

1995年,我居住在汉口,一个叫做花桥苑的生活小区。那生活小区只有四栋公寓楼,楼高八层,中间围成一块广场。在广场上游弋的,主要是带孙子的老人、学龄前小孩子,胖丫和狗。上班的人们,经过广场,大多都是匆匆忙忙的,间或扯扯衣角,正正领带,也有人忽然发现皮鞋沾了灰,便提起脚,往另一只裤腿上蹭蹭——灰尘还是在自己身上。

小区南面,通向大街,院子大门口砌了间平房,作为门房传达;有很久以前的来信,无人领取,别在窗户的防盗网上,风吹雨打,一任字迹渐渐模糊了去。

小区北面,借接了围墙的一面,建造了一个阔大的自行车棚。棚内间隔了一间房子,由守棚的寡妇张华和她的女儿胖丫居住。张华的丈夫是建筑工人,在这个小区建筑的时候,建材仓库失火,他英勇扑救,牺牲了自己。据说全靠了张华的跑,她死去的丈夫才获得烈士称号;张华自己,也就得到了烈士遗孀的待遇,民政局安排她在花桥苑工作:管理自行车棚兼管理小区卫生环境。胖丫帮母亲做事;修剪和维护花桥苑的花坛。胖丫有病,无名肥胖,人也憨憨糊糊,十六岁大姑娘,只是和小孩子追逐玩耍。张华是一个极能干嘹亮的女人,把人家的旧沙发桌子捡来,棚内摆了一套,棚外也摆了一套;她们母女,春秋坐在棚外,冬夏坐在棚内,择菜,洗衣,吃饭,晚上看电视。午后常常也有妇女来,与张华打麻将,或者说闲话。她们的闲话,说得无比喧闹,铁皮的棚顶震动嗡嗡,一个个哈哈打过了河。张华不仅能说会笑,还敢穿戴,耳垂上挂金耳环,手指上戴金戒指,口唇涂得红嘟嘟,长年都穿花





裤子；条条裤子都鲜亮明艳，五彩斑斓，又酷爱吃辣，动辄辣得咬牙切齿，口红便残缺污浊，叫人惨不忍睹。每逢下午下班回家的高峰时间，却正是张华吃晚饭的时候。大家的自行车纷纷进棚，个个看见张华都想躲闪；这张华却偏是要迎上去打招呼，因为这是她的工作。张华端着饭碗，一边大肆咀嚼，一边安排每辆自行车的位置。自行车放妥之后，人们逃回家里，与家人吃饭说笑，都少不得说到刚刚看见的张华，便牙痒痒，说：“这个张花裤子啊！”

这个张华，将打气筒摆在大路边，旁边丢一只搪瓷碗，人们给自行车打一次气，就扔一毛钱进碗里；扔的多是硬币，咣咣的一声响，张华看也不看；一天到晚，天黑透了，胖丫就去收了碗里的钱，倒进一只布手袋里；这只布手袋，昼夜都挂在自行车棚大门的框上，张华依然也不去看，也不去数，三日五日，只管摸出一把，去买小菜，金钱无论多少，都看它是过眼云烟，真正有一种大气。还有，对于女儿胖丫，若是别的女人养了这样的孩子，不知道会愁成什么模样；这胖丫，正面看，是四挂肉：两只硕大的脸蛋和两只硕大的乳房；背后看：是两只硕大的屁股；走来走去，单单见这六挂肉在激烈弹动。花桥苑的女人，没有不怜悯胖丫的，看她走过来，女人眼睛里都要漫起一层愁雾，惟有张华例外。张华与女儿胖丫相处，好比多年老同事，眼睛里根本没有了对方的长相模样，无论怎样，一概都是没有挑剔的。她既不逢人诉苦，也不打听医方良药，更不嫌弃呵责女儿，还不自怨自艾命不好，她就是这样：自己的骨肉自己的人，一派天成，决不大惊小怪。她吩咐胖丫剪花坛，扫广场，呼唤吃饭与喝茶，都是直来直去，对事不对人。胖丫身上沾了灰尘草屑，张华也不管，断然不作慈母状去替女儿拍打掸除。惟有从张华给胖丫设计的衣着穿

戴上,可以窺見做母亲的何等精心。张华给胖丫穿肥大的T恤,孕妇的大腰裤,工装裤的款式,又孩童又大方又便于活动,又还在胸脯地方严实地遮掩了一层,因此胖丫是胖,身体却从来没有露出不雅来。大城市的生活小区,家家户户都是习惯关在自家房子里头,偶然时刻,忽然袭来一阵寂静,仿佛顿时人烟荒芜,人就有一阵惊悸,瞬间手足发凉,倍感孤零;幸好有了张华的自然、敞亮与花哨,人伦道德、饮食穿戴都在天地间;她一热闹,便驱走了荒芜,人也回过神来了。

小区的四周,由铁栅栏围了一个院子;铁栅栏早已失去原来的颜色,只有斑斑锈迹;斑斑锈迹点滴地剥落着,原本也只会透出荒芜冷意,却又幸好栅栏里面,尽是杂草树木,皆生得格外葳蕤。一对白头翁,每年早春都要来;先是雄鸟,大清早的,立在杂草树木的一端,响亮地啼叫,要求恋爱;稍后,雌鸟现身,矜持地立在杂草树木的另一端,审慎端详恋人,再娇声回应;只见一颗洁白的圆圆头顶,敏感机警地弹动,这番生动,便春光浓艳盖过了荒芜冷意。树丛底下,张华的自行车棚,人来人往;一墙之隔,便是闹市;车水马龙,嘈杂噪音川流不息;白头翁们却不以为是骚扰,仍自啾唧私语,衔草结巢,生儿育女,当侥幸存在的杂草树丛为繁茂森林,就是要这样欢喜地过日子,就是要这样光明正大地繁衍生息,就是要这样地勤劳与欢乐。我家居住在八楼,正好与这些鸟儿为邻,日日面对这样的邻居,真是如见天伦。我居住在顶楼,没有电梯,楼顶隔热板极薄,统统破损,沥青蜿蜒进屋,与漏雨的痕迹一起,垂挂在室内墙壁上,像一条条僵死的蛇,看着心里就咯。这样的顶楼房屋,自然就是夏季酷热,冬季酷冷,有风灌风,有雨漏雨。便是这样的住房,也都还是政府给予我的奖励,到哪里喊冤?最初住进来,心里要说有多么委屈就有





多么委屈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,花桥苑的一切,就有了熟稔感。觉得花桥苑的人们,对于自己分得的住房,就是一种认命,好与歹,都不会去真的计较;因为是命,计较也无用;人不瞎操心,比什么都好;还是中国人老话:无祸是福。乍看起来,我们花桥苑,竟是这样一团和气,竟是这样稀里糊涂;细一分辨,其实谁都不傻。这稀里糊涂是一种世事洞明的稀里糊涂。于是,我便也随着我们花桥苑的人家,渐渐地糊涂起来了,学会往好处看:看我们花桥苑到底是在汉口的城区,看附近有很好的学校,看孩子上学近便,看家中毕竟有三间房了。偏偏你是谁?就不能受委屈?天下多少大小委屈,雨点一样落下来,谁身上都有,只是不要把委屈当委屈,心里就平和了。就这样,我在花桥苑日复一日地居住了下来,心里渐渐地静静地明白着:这也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世面了。

1995年,酷暑的一天,我们花桥苑下雨了。

我自然是见过各种雨的,但没有见过这样的雨。湖北人发狠了,是这么说话:“要叫你认得我!”这场雨,就是那种要叫你认得什么是雨的雨。

三

那天的气温,高温摄氏四十度,低温三十三摄氏度,湿度百分之九十五,晴空万里,风平浪静。关键是湿度,到了这么高的湿度,人体散热十分困难了,呼吸也就变成了短促的喘息与哈气。这样的气温已经持续了八天,城市的老弱病残开始倒毙。市场已经有家用空调出售,但是价格昂贵,还须找有关部门申办使用证书,又得交费,一般人家,皆望尘莫及。我则抄录了一句地理理论,送给孩子,贴在她的房间。如是:

武汉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，四季分明，雨量充沛，年均气温十六摄氏度。我自己在无法工作的下午，就蜷缩在水泥地板上，手边放一只灌满凉水的花洒，片刻就用花洒喷洒自己一周，以此熬过太阳最后的余烬。

那天，首先是我家皮皮发现异常的。皮皮当然也是仰天八叉躺在地板上的，它一身长长的背毛，想必更热。忽然，它警觉了起来，一个翻身，耳朵抖动，疑惑地摇晃尾巴。再一会儿，它偏起脑袋，侧耳谛听，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。“怎么哪？”我问。我也竖起耳朵，凝神细听，却没有听见任何异常动静。皮皮却一刻刻紧张起来，它虎虎游动，护卫着我，坚决要把危险拒之门外。我爬起来，来到阳台上，手扶栏杆，极目所望，只看见夕阳之下，大地燃烧着无色的烈焰，烈焰颤抖着升腾，整个城市万人万物都在烈焰中呈现一种变形的形态。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，这就是炎夏的武汉。然而，皮皮的态度越来越激烈，它冲到阳台上，挺身而出，怒吼，刨地，抖擞背毛，踞地作势，吠声已是战斗的呐喊。我相信皮皮甚于相信自己。因此，我也呆在阳台上，盲目但是非常警惕地注视着整个世界。

一会儿，世界果然起了变化。忽然地，蓝天就变得浑沌昏黄了。风来了，风像野马，失去方向，从各个方面乱蹿出来，呼啸，奔突，仓仓惶惶。随着风狂，大朵的云也失去常态，翻卷着，撕扯着，痛苦万状。天际有闪电，闷雷隐隐喻响。这是暴风雨来了。是一场大的暴风雨。皮皮虽然只有两岁，却也是经历过了两个春夏秋冬，对暴风雨应该不陌生，然而它还是异乎寻常的不安和激烈。还会有什么呢？

白头翁与麻雀们带着它们的孩子急急回巢，张华在楼下大声叫唤：“收衣裳了！收衣裳了！”话音未落，黄沙平地骤





菩提樹

升，顿时遮天蔽日，黑暗中，一阵腥气扑鼻，紧接着的是一阵地动天摇，我家一只玻璃水杯被晃倒了，咣哨一声，惊心动魄，我想这是地震了。再回头，整个城市已经完全不见，翻江倒海飞舞的，皆是尘土、树叶、禽类的羽毛、废旧塑料袋和纸片。浓重的腥气，阵阵扑鼻而过，恶心恶肺的窒息人。人正傻着，脸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鸿沟般无比阔大的闪电，眼睛白花花地瞎了；仓惶地蹲下，本能地抱住头，皮皮奋不顾身地一扑，万钧雷霆居然就从头顶直直劈落下来。家里那面有着蛇迹的墙面，轰然剥落，簌簌垮下；窗棂上的风勾，神秘无声就被扯脱，窗扇被猛烈推击，玻璃哗哗地破碎。紧接着的，却是一个巨大的黑与静，黑如洞穴，静如失聪。我带皮皮正要奔下楼去，远方却响起了鼓声，酷似我在舞台上听到过的非洲丛林鼓，仿佛有千军万马的黑人队伍过来了。万千疑惑，不知所以；何去何从，犹豫不决，满心里都是惊吓；惊吓于这无知的一切。鼓声由远及近，清晰可辨，不容置疑，天空随着亮了起来，循声可见天地间竖立着一堵墙壁，所向披靡地移动过来，是灰白的颜色。在这一刻，无知叫人万念俱灰，惟有束手待毙了；只有皮皮仍英勇顽强，不住地跳将起来，朝这堵墙壁拚死吠叫；就在墙壁临头横压过来的那一刻，我遍体被击打、烧灼而后冰凉——才发现，这堵墙壁原来却是雨，大雨，鼓声是大雨行进的脚步声。

我在大雨里看望许久，用巴掌接雨，碾磨成汤。好几番回味，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磅礴壮烈的雨，也才知道，雨也是可以给人绝顶惊吓的。

再以后，无数的风雨，也不再有这么天的症候与气势，也不再有这么天的惊吓；再大的雨，也吓不住我了。

大雨下了五个昼夜，武汉变成了汪洋大海，我家也变成

了泽国。开始我动用所有容器,到处接漏;很快,接漏变得幼稚可笑;因为家里与户外没有多少区别,屋顶不是漏雨而是下雨,我必须赶紧疏通厨房与卫生间的下水道,以便雨水顺畅地流走;任何对于这房子的抱怨以及对于武汉气候的抱怨,都变得幼稚可笑;现实就是现实,再抱怨,现实还是现实;最要紧的是行动,是要采取应对措施,我得选择雨水稀疏的地方,支起塑料雨棚,抬过床铺,让孩子得以安睡,再让自己得以安睡;人不能睡觉,这才是真正的损失。

大雨过后,我家是一片断壁残墙。

隔壁聂文彦家也是一片断壁残墙。

我们这栋公寓一楼的饶庆德教授家,也是一片断壁残墙。

花桥苑四栋公寓楼的八户顶楼人家,八户一楼人家,一共十六家,家家户户,皆是断壁残墙。居住一楼的人家,惟有张华没有损失,只是一只沙发与一只竹床,被大雨冲到了小区院子门口,两个门卫,一会儿就替她抬回自行车棚了;竹床用毛巾擦一擦,晚上照样睡觉。大家都说:“张华,这次你得了便宜,就不得偷懒,要帮帮大家的忙了。”

张华连忙应承,说:“我帮我帮”好像她果然得了天大的便宜。

因此我们十六家,顿时都面临了一个室内装修的问题。室内装修是时髦风气,从广东传来,先富起来的一批人,住过了星级酒店,便渴望把自己家里也变成星级酒店。本来家庭是家庭,酒店是酒店,两者本质上完全不同,没有任何可以类比的地方;但是金钱就是有自己的霸道,广东有钱人就是要这么装修;不幸的是,这股风气还迅速地传染,蔓延到了全国。像我们这样,房子年久失修又被大雨冲坏,想要装修得





恢复功能,朴素好用,造价合理,居然没有装修公司理解和接受。大雨来得突然,仅有的几家装修公司又行迹可疑,还一律极不爽利,瞪了眼睛反问:“怎么装?怎么装?”大家便都摸不着头脑了。

雨后天晴,大家三三两两,站在广场上,交流了各家的情况,只听得一片笑骂与叹气。有男人骂:“狗日的这叫下雨?这叫下子弹!”女人们就无可奈何地摇头。忽见一楼饶庆德饶教授跑出家门,面色苍白,仰天长叹一声,便棉条扭扭地瘫在地上;教授夫人赶了出来,惊惶失措抱起丈夫,大叫张华张华。张华应声冲了过去,手脚麻利地张罗,打了120急救电话,急救车便很快赶来,载走了饶教授和夫人。

饶庆德饶教授这一次的损失是最大的,他有着和大家同样的损失,即家具被泡坏、家用电器和寝具全部受潮、墙面千疮百孔;另外还有一桩损失,是别人没有的,那就是,饶庆德教授花了半年时间整理的重要材料全部被浸泡和散失,这就直接导致了他的高血压病发作。

四

饶庆德教授的重要材料,是对于我家八楼邻居王鸿图的揭发与控诉。

去年春天,饶庆德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,致花桥苑全体邻居,塞到每户人家门缝里;公开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:饶庆德,男,现年五十九岁,国家一级教授,国务院专家津贴享受者,省市社科联理事,家住花桥苑四号楼一楼二号,与该楼八楼二号的王鸿图系同事,同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教书。饶庆德教授几十年如一日,埋头研究与教授社会体制研究,发

表专著若干,带出研究生无数,平日谦虚谨慎,戒骄戒躁,德高望重,与花桥苑邻居们共住三年,相信大家有目共睹。然,王鸿图这个人,当年曾是饶庆德的学生,为了入党和留校,每天都跑到老师家里,买煤炭换煤气修理桌椅板凳,儿子一样孝敬;其后来如愿以偿地入党、留校,还当了行政科长,立刻就不再跑老师家了。不仅如此,还在学院的几次分配住房中,捣老师的鬼,致使饶庆德教授在三年前才分配到住房,且是最差的楼层:一楼。近年来,眼看知识分子一天天吃香了,王鸿图摇身一变,又做起了教师,并且连连发表论文,破格评上副教授,居然也得到了花桥苑的住房。如今饶庆德教授要揭穿他的:王鸿图所谓的论文,都是从饶庆德教授的学术专著上抄袭与剽窃的,论点一样,论据一样,结论还是一样,只不过加了一些流行与时髦的学术用语。饶庆德教授发现王鸿图的丑恶行径之后,立即向各级组织和有关部门检举揭发,无奈现在物欲横流,人人都在搞经济赚大钱,根本懒得为学术的清白主持公道。而王鸿图这个跳梁小丑,不仅在学院对饶庆德教授置之不理,最近还在花桥苑小区散布谣言,颠倒是非,混淆黑白;其妻聂文彦,也厚颜无耻,巧言令色,在花桥苑自行车棚等公共场合,恶毒攻击饶庆德教授。饶庆德教授是可忍孰不可忍,今日特向各位邻居坦然告白,以求澄清事实,还个公道。

在公开信的最后,饶庆德教授写道:饶庆德教授坚信天网恢恢,疏而不漏;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;坚信有朝一日,王鸿图必将原形毕露,得到他应得的可耻下场。

我们花桥苑人家,都觉得饶庆德教授的公开信写得好玩。由于自行车棚被饶庆德教授誉为花桥苑的公共场所,大家都来打趣张华。张华只是一无所知的样子,与饶庆德教授





和王鸿图聂文彦两家人，都同样热情，一碗水端得很平。也有不认识王鸿图聂文彦夫妇的人，不停询问张华，谁是王鸿图？谁是聂文彦？漂亮不漂亮？至于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，大家倒没有去分辨；现在社会信息量太大，人心野，报纸多，还有互联网，骂人和攻击人的热浪一阵一阵掀起，此起彼伏，无论有道理没有道理，总归都不善。这样的不善之举多了，叫人疲乏与厌恶。我们小区的大家，正是这样的心理与态度，热闹还是喜欢看的，尤其是本小区的邻居，真人就在面前，也还是十分有趣；而去辨清黑白真相，那就无聊了，等于吃饱了撑的。这也就是众人的明智与超然：谁与你去琐琐碎碎？谁与你纠缠不清？原来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浩淼，无论沉渣泛起，还是浪浮尘屑，都是一旋而不见了，依然自清自净。

倒是矛盾公开以后，从此极不自在的人，便是饶庆德教授一家与王鸿图聂文彦一家了。我隔壁邻居王鸿图聂文彦夫妇，一定要假装不知情的模样，但又每天增添了面部的笑容，特为向众人表示他们的不在乎与清白。饶庆德教授，由于年纪大了，又患有高血压，平日是不骑自行车的；这会儿，又特意把家里的一辆旧自行车找了出来，修整鼓捣一番，三天两头骑骑，以便自然接近自行车棚；也要把自行车存放在张华那里，也要每月交给张华五元钱保管费；因此就可以亲切问候张华，对胖丫和蔼可亲，还会弓身看看餐桌，也不管餐桌上是什么菜肴，一律都啧啧赞美：“好香好香！”聂文彦居住八楼，饶庆德教授居住一楼，聂文彦上班下班，上楼下楼，必须经过饶庆德教授的家门。本来不是太注意修饰自己的聂文彦，此后必定打扮停当才出门，皆是时髦且庄重的职业套装，高跟皮鞋，口红胭脂，昂首挺胸，得得迈步，一步一步经过饶庆德教授的家门，一步也不肯松气。偏是饶庆德教授夫人